

壹、前言

張彭春（1892-1957）是1924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（Teachers College, Columbia University，以下稱哥大師院或TC）畢業的博士，返國後先在清華、南開等校任教約20年，學者時期的他，看來相當平凡，一方面忙於主持校內課程改革，一方面活躍參與他真正有興趣的戲劇活動。他長期生活在聲名顯赫的兄長，也就是南開學校創辦人張伯苓高大的身影下，受到的注意有限。留下來的教育著作也絕大多數是演講紀錄，質量都不太高，內容更相對零散，很難令人眼睛一亮或是掌握他的思想重心。¹然而，這樣一位平凡學者卻在中日戰爭開始後，踏上外交領域；特別是在二次戰後，他在聯合國（United Nations）所屬經濟與社會理事會（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, ECOSOC，以下簡稱「經社會議」）擔任中華民國常任代表，不但對推動世界衛生組織、經濟發展與合作、託管地人民之人權問題等工作參與甚深，更直接主導《世界人權宣言》（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, UDHR，以下簡稱《宣言》）之制定。這份文件具有以良知和理性做為人權基礎，以及堅持世俗原則、去除西方神學色彩等特色，它代表人類共同追求人權的世界理想，張彭春在其中曾發揮極關鍵的影響，然而，從今日回顧，他卻是相對成就極高而備受教育學界忽視的學者。

事實上，在國外很早便有人注意到張彭春對《宣言》的貢獻。一開始是一起參與《宣言》制定過程的幾位歷史人物，如羅斯福總統夫人、或是聯合國秘書處人權司（Division of Human Rights）首任司長J. Humphrey的日記及回憶錄等作品提到他（Humphrey, 1983, 1984, 1994; Roosevelt, 1949a, 1949b, 1958, 1992）。大約自2000年左右，張彭春開始成為國外人權法學、國際法學、法學史、漢學研究、比較語言學者，如Glendon（2001）、Liu（2014）、Morsink（1984, 1999）、Svensson（2002）、Twiss（1998, 2007, 2009, 2011）與Will（2008,

¹ 以崔國良與崔紅（2004）所編纂的著作來看，張彭春由1923年學成回國至1937年出國宣傳抗日之間，共有58篇文章，其中演講紀錄49篇，占比高達85.4%，完全沒有純正教育學的研究、翻譯或教科書。

2012）等，競相探討的對象，張彭春的「聯合國身影」逐漸鮮明。

中文研究部分，在臺灣歷來沒有任何關於他的傳記報導或學術研究。在中國大陸，早期有關張彭春的著作極少，若非將他的名字附屬於張伯苓（崔國良，1997；龍飛、孔延庚，1997），便是將他視為「北方話劇奠基人之一」（黃殿祺，1995），或是「中國戲劇現代化的引領者」（崔國良，2015）。但是在2010年之後，張彭春研究開始變得相當熱門，例如鞠成偉（2011）、黃建武（2012）、化國宇（2015）、孫平華（2017a，2017b）；其形象也一躍而成「傑出的中國人權活動家」（盧建平、王堅、趙駿，2013，頁18）、「世界人權體系的重要設計師」（孫平華，2017a），甚或是「代表著中華文明、東方智慧、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國際人權體系創建貢獻」（孫平華，2017a，前言頁4），上述研究主要都在探討張彭春將儒家精神注入《宣言》，彰顯儒家文化的優越性與世界價值。

整體觀之，以上研究大多能彌補張彭春過去數十年所受的忽視，還其應有歷史地位，不過，幾乎都集中於張一生努力與累積後，最終站上聯合國這個舞台的「結果」；但他為何能夠由一位平凡教育學者，轉變為有此出色表現，其背後橫跨中西文化的思想形成、累積與轉化等「過程」究竟如何，相對還有很大探討空間。舉例言之，此一「過程」課題雖已有Twiss（2007, 2009, 2011）、化國宇（2015）與孫平華（2017a，2017b）試圖探討過，惜仍漏失頗多關鍵點：

一、三位學者都認為張深受杜威（J. Dewey）影響，²但卻共同忽略他早期「教育即控制與制約」、「複製西方開闢經驗」等主張其實與杜威完全不相容；甚至他們對杜威思想也並不熟悉，行文前後多所矛盾。³

² 本文有關外國人名之使用，原則上悉依APA格式。惟對於已經擁有正式中文名稱，或是中文學界久有習用且廣為熟知的中文譯名者，遵照其中文譯名。

³ 例如孫平華對張彭春的思想介紹先強調杜威反對二元對立（孫平華，2017a，頁168，173）。但是到其他章節，卻說張彭春「受杜威二元論影響」、「博士論文介紹導師杜威二元論」（孫平華，2017a，頁237）。此外，Twiss（2011）認為，張彭春主張保存中國文化，或是提出教育之目的與歷程是否臻於人文化成，都係受到杜威影響。化國宇認為杜威對張影響是「全方位」的，無論教育、戲劇、民主人權思想，都與杜威一脈相承（化國宇，2015，頁49）。